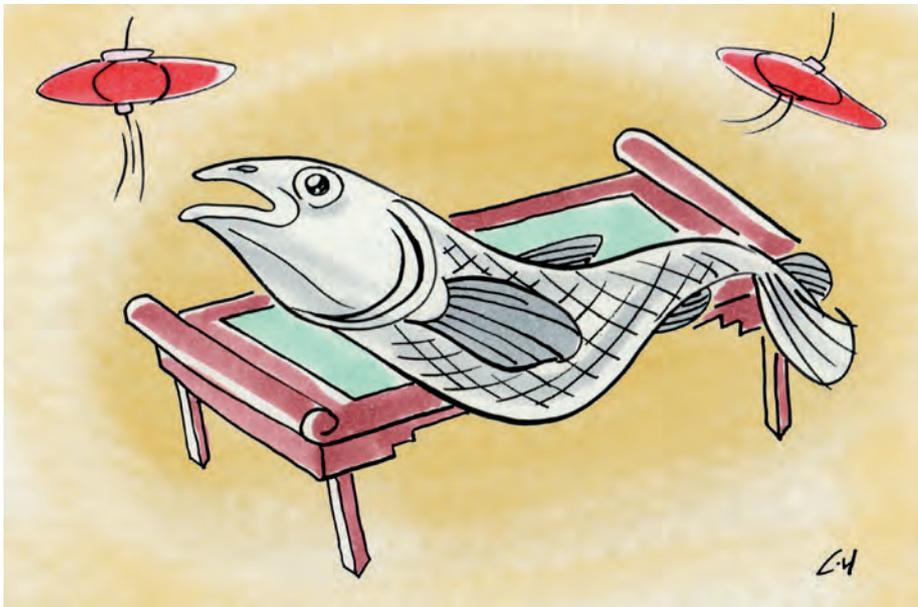


“看鱼”的秘密

□ 明前茶（南京，媒体人）



漫画 / 崔泓

我年少的时候，奶奶已经老了。但她依旧倔强，平时单独居住和开伙，82岁了，还不肯把全家“年夜饭总指挥”的位子让出来。

奶奶是一个操心了几十年的仔细人，刚杀的老母鸡，翅膀底下的细毛是否都拔干净了，她要细查；做油面筋塞肉，开口处的抻开的面筋皮是否已经“关门”，她要检阅；油发蹄筋时，热油的温度是否刚刚好，她要弯下腰来聆听。那时可没有厨房温度计这种高科技设施，判断油温全靠经验。做一条“年鱼”也是这样，油温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，鱼要煎出一层薄薄的虎皮，又丝毫不破，才够漂亮。因为这条鱼是“看鱼”，鱼要完完整整地在堂屋案前放上好多天，加热好多回，直到正月十五，全家人才把这条红烧鱼吃掉，寓意“连年有鱼”。

作为一个天生敏感的小孩，我觉察到了尽管奶奶不听爸爸和叔叔他们的劝，不愿进屋休息，但她筹备年夜饭的后半程，已然力不从心。好几次，她从灶屋端菜到堂屋来，已经塌了腰，抬不起腿来，差点儿被门槛绊跤，我婶赶紧搀扶，带着心疼地责怪：“妈就是性子急，口蘑炒菜心，明天再炒也不迟。万一不小心跌上一跤，大家都过不好这年。”

忙了整整一天，奶奶终于坐定，她解下围裙，理了理凌乱的头发，热了半盅绍兴黄酒。举目一看，一大桌人把年夜饭吃了个七七八八，砂锅里也只剩了鸡架子，叔叔把仅剩的一只蛋饺夹到奶奶饭碗里，催促她快吃，说：“我还要洗碗，春节联欢晚会就要开始了……”奶奶笑道：“你们先去看电视，我不急，反正晚会明天还有重播……”

其他人都看春晚去了，而我更想留下陪陪奶奶。我是切身感受到了一个老人家，独撑烧年夜饭的大事后，必要体会到的那份水落石出的苍凉。就在奶奶啃着一块凝固出荤油的排骨之时，我把供在长案上的“看鱼”取了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把一面鱼肚夹到了奶奶的碗上。奶奶大惊：“这鱼吃不得，要看到正月十五呢。明天，菜场都关门了，可到哪里再去找活鱼来红烧。”

我胸有成竹：“奶奶，你放心。鱼么，咱就吃这一面。吃完了，我把这鱼翻个面，再放到蒸笼里蒸一蒸，鱼冻就会融化，鱼汁淌下来，仍然把它变回一条没有任何破绽的鱼。”奶奶松了一口气，又担心：“你这孩子真是胡闹，鱼薄了一半，春节上门这么多客人，哪有看不出的……”话是这么说，但我知道此举并未触怒奶奶，相反，我们祖孙之间仿佛因为这件事，有了隐秘的惺惺相惜之情。奶奶在我面前的碟子里夹了一小块鱼，说：“尝尝，今年，隔壁嫂子教我在油里放甘肃花椒去腥，不知道灵不灵呢。”

“看鱼”被吃这件事，有没有被前来拜年的客人看出来呢？依照我今天的生活经验，这点小把戏肯定是瞒不过多数成年人的，看鱼端进又端出，围桌吃饭的主人与客人，竟没有谁多嘴说破其中的蹊跷。我揣着这个秘密，多少有点忐忑，直到年初六，菜场开门后，奶奶又买到一条活鲤鱼，那条只有半片身子的鱼，才被置换下来。

就在那天，阳光蓦然变得浓稠，院子里的鸟声像一个个活泼灵巧的喙，把冬末的冷雾啄破，让第一缕春光漏进来。